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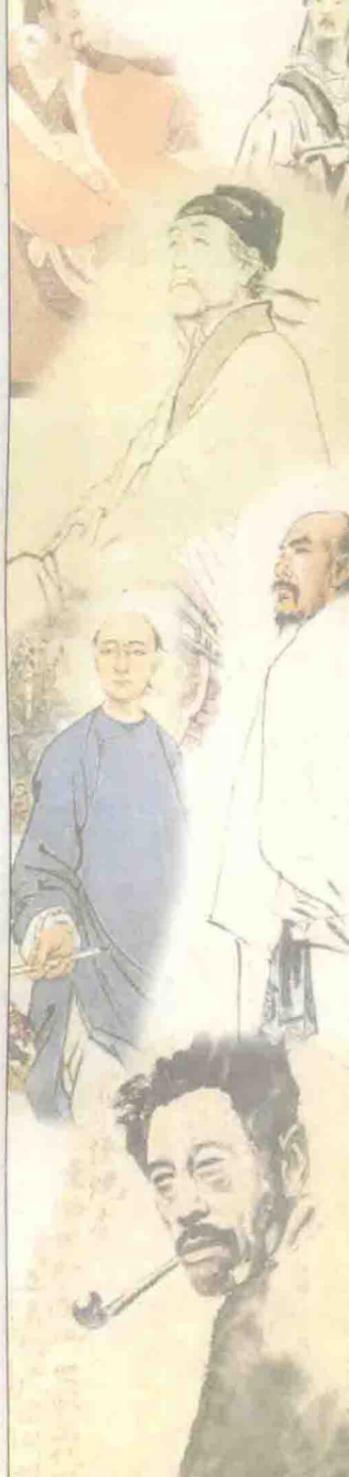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 陆游

胡海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中华历史名人

---

---

# 陆 游

胡 海 编著

海南出版社

#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刘文武

**责任编辑：**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保定市西城胶印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79.625

**字 数：**38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7—X/K · 39**

**定 价：**(全套 50 本) 总定价 225.00 元

#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副主编：**蒋卫杰

**编 委：**马丹梅 葛 兰

丁 兰 刘 力

邓先明 于秀杰

邵 战 齐小平

# 目 录

在国难中生长 .....	( 3 )
落榜与婚变 .....	(14)
投身时代洪流 .....	(22)
战和之间浮复沉 .....	(30)
心未太平蜀道难 .....	(39)
从夔州到南郑 .....	(50)
官身奔走 .....	(60)
恃酒颓放 .....	(73)
宦路九折 .....	(84)
扁舟又向镜中行 .....	(96)
新的希望与失望.....	(106)
绝唱.....	(112)

提起陆游，人们首先注目的是他头上那顶“爱国主义诗人”的光辉桂冠。“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何等深切的忧民之心！何等悲壮的报国之志！千百年来总是让人那么惊赞，那么感动。尤其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是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不过，如果仅仅把陆游看作是一位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一位为民族大计而奔走行吟的歌手，而看不到这其间包含的扬名显世、自我实现的个人理想，忽略了诗人文途失意、功业不立的自叹成分，那就是把诗人简单化、理想化了，凌迟、缩小了诗人一生的意义和其作品的意义。

致仕立功是历代文人的第一心愿，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中国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最大动力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最后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立德自然是虚话，立言也不能直接带来现实利益和在生幸福。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如不能一帆风顺于仕途，就只能在时代边缘怨天尤人自怜自嗟。他们

的诗文便是这种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和派生物，作为文化遗产固然有审美价值，对于作者本人则既非关功利也就不成为目的。但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在唐宋，真正被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所以它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寄托性和替代性的事业追求。

陆游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功业，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更是时代所需要的，只要它和民族大业相一致。岳飞、宗泽、张浚、王炎等难道没有个人的功名之念吗？但他们是以尽忠报国的形式来实现。赵构、赵睿、秦桧、史弥远等贪图享乐、苛求安定本出人之常情，可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就是罪过了。南宋偏安一隅，西北强虏虎视眈眈，步步进逼，陆游把个人功业建立在收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基础上，所以他的个人追求才具有了爱国主义的高度。

但陆游主要是一个诗人，他并没能够建功立业。所以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且反复空吟壮志、抒泄这种失落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大可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歌手。因为他个人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是一致的，所以他的诗歌主观上是表现个人意气，客观上却唱出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不论客观上在后人看来如何，陆游主观上是在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在为国家而活着。他的诗首先是个人心迹的表露，而不是爱国精神的讴歌。而且他的生活内容、精神世界是多姿多采的，他的诗词文章也是多姿多采的，不只是忧国忧民，扶危济世，也有闲情逸致，风花雪月。只有看到这些，而不把目光局限于他头上的桂冠，才能全面地理解他的一生与创作。

# 在国难中生长

陆游生于宋徽宗赵佶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十七日。他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但出生地是在淮上。那时他的父亲、淮南计度转任副使陆宰正奉上谕卸任进京，携家眷乘船路过淮上时，陆游便在舟中诞生。

陆游字务观，据说因为陆游母亲临产前夜梦见了北宋著名诗人秦观（字少游），所以陆宰以秦名为儿子的字，以秦字为儿子的名。陆游早年号热瞒，入蜀后自号放翁。

陆游自称远祖是“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陆通，近祖是唐丞相陆贽。他的老师曾几说他是晋代大诗人陆机、陆云之后。可以确认的先世是陆游的高祖陆轸，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由农家子弟中进士，释耒从仕，先后做过会稽太守、吏部郎中、直昭文馆、赠太傅，以及睦州太守。居官四十年未置田产。后挂冠归隐，修道炼丹。

陆游的曾祖陆珪是陆轸的次子，国子博士。陆珪的次子陆佃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字农师，号陶山，少从王安石学经，是王氏新学人物，但不同意王安石新政，后入元祐党籍。神宗时任国子监直讲、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宣讲王氏新学。哲宗时任礼部尚书，修撰《神宗实录》。徽宗时为吏部侍郎，

修《哲宗实录》。曾出使辽国，归来写有《使辽语录》，拜尚书左丞，赠太师、楚国公。因受蔡京排挤，又名在旧党之籍，故罢为中大夫知亳州，不久去世。陆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成为陆氏家学。他也长于诗文，尤其是七律甚工。

陆游的父亲陆宰，字元钧，号千岩，继承陆氏家学，也工于七律。徽宗政和中做过淮西常平使者，宣和末为直秘阁、淮南计度转任副使。此时出生的陆游，是他的第三个儿子。陆游的大哥陆淞，字子逸，号云溪，后来官至辰州守、天台宰，晚年病归山阴。陆游的二哥陆濬，字子清，号次川逸叟，后来知岳州，赠太尉。陆游十四岁时又有了一个小弟弟，名叫陆漫，字仲虚。后来做过泉州、严州通判。

陆游在这样一个仕宦世家、书香门第所受到的影响是非常良好的。陆佃、陆宰作为富国强兵、锐意革新的王学的传播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陆游，使他始终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爱好诗文的家风培养了陆游的诗人气质与才能。他将来的人生道路——由恩荫或科举踏上仕途，也是由这样的家世基本确定了的。不过，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家庭影响对于陆游的人生来说只是最初的和次要的，他更多地受到来自社会的种种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使他的一生打满了时代的烙印。

就在陆游出生的这年冬天，北方的女真人建立金朝，发动大军南侵。当时宋王朝政治腐败，军队也腐朽到毫无战斗力的地步。十二月，金人占领燕王府（今北京市），随即进攻太原。宋徽宗赵佶惊惶失措，将政权交给太子赵桓，自己一径逃到镇江。赵桓称钦宗，改元靖康。他本来也准备逃跑，但因为禁军都有家眷，不肯跟他走，他便割地赔银和金人议和。

金人一度退走，不久又卷土重来，包围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将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亲眷一并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耻”。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时任兵马大元帅，不在汴京，故得幸免。他从河北逃回南京（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即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金兵继续南侵，高宗不敢抵抗，十月逃往扬州，建炎三年二月自扬州逃到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赵构迭次遣使向金朝称臣请降，也没有制止住金兵的南侵。建炎三年冬，金兵陷建康，侵入长江以南地区，直趋临安。赵构乘船下海避难。金兵穷追未获。江南人民奋起抗金，迫使金兵于建炎四年二月北退。赵构回到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元年。绍兴二年五月，他回到临安，定临安为都。

在金兵进逼东京的时候，陆宰的官职是京西转运副使。金兵退后，御史徐秉哲弹劾他转运不力，陆宰被免职。此际金兵再度攻打开封，陆宰携妻带子逃到寿春（今安徽寿县）。1129年10月金兵攻陷寿春，陆游全家仓皇逃难。情势之险恶，正如后来陆游诗中所回忆的：“我初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经历了千辛万苦，陆游一家回到山阴鲁墟故居，但金兵攻到长江以南了，鲁墟靠近官道，无山寨可守。金兵的铁蹄在山阴卷起了漫天尘土，陆游一家只得再度奔逃，来到东阳（今浙江金华）陈彦声家。陈名宗誉，是一个“其义可依、其勇可恃”的义军领袖，在宣和、建炎中曾两度组织地方武装，保卫乡土。陆家来后受到陈彦声殷勤招待，一住三年，直到赵构建都临安，大局略定，才重返山阴老家。“避胡犹记建炎年”，这次逃难给小陆游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心中

埋下了复仇雪耻的种子。

绍兴十年（1140年），金兀术大举南犯，被吴璘、岳飞等打得大败而逃。尤其岳飞的岳家军追击金兀术直到朱仙镇。但赵构、秦桧怕岳家军壮大起来成为南宋政权的威胁，也怕二帝回来自己无立足之地，所以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令岳飞退兵，使岳家军的所有战果都付诸流水。绍兴十一年（1141年），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十二月与金人订立可耻的绍兴和议，从此南宋向金称臣纳贡，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沦于金人之手。秦桧卖国有功，做了宰相兼枢密使，总管军政大权，而主战爱国人士如胡铨、赵鼎、李光、曾开等则被罢斥。南京小宋廷苟安享乐，如林升诗所指出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再也不想收复失地。

面对这样的情势，凡是稍具爱国良心和民族自尊的人莫不痛心疾首。陆宰一直奉祠（空衔无实职但领俸禄）家居，既不满朝政，也就懒得再出山林了。陆宰的好友李光、周侍郎、傅崧卿等都是抗战派，受秦桧排挤打击。他们谈到二帝被掳，谈到金兵肆虐，谈到黎民涂炭，谈到秦桧误国，人人咬牙切齿，扼腕叹息，痛哭流涕，怒发冲冠。这一切既使陆游感到热血沸腾，又使他感到沉重抑郁。从这些人的言行中，他开始懂得了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并暗暗立下了英雄誓愿：“儿时祝身愿事立，谈笑可使中原清。”

往来于陆家的，除了爱国的政治家外，还有许多文人学者，他们是渡江南来的“故老”，继承了北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大家的革新传统，而在文学与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和陆宰秉烛清谈，如数家珍地论说着诗文的系

统派别，修辞的利钝得失，对陪坐一旁的陆游启发很大。陆游能够听到这些学有本原的文人学者们谈诗说文，自然获益匪浅，所以他十二岁便能诗善文了。

陆游打小就爱学习，好读书，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陆家藏书甚丰，绍兴十三年（1143年）始建中心秘府于临安，诏求天下遗书，陆宰献书一万三千余卷，可见其多。这给陆游的学习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再加上父亲能够随时指点，陆游打下了扎实的学养基础。

陆游从师受教是从九岁开始的，家塾教师毛德昭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多成诵，这种精神对陆游的治学态度产生了良好影响。十五岁时陆游入乡校，教师韩有功、陆彦远等都是有学问、有气节的人物，在治学和做人上给陆游以极大影响。陆游在他们的教育薰陶下，把读书和经世治国的事业联系起来，“读书本意在元元”，“治道本来存简册”，“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因此读书也就具有了格外重大的意义而格外为他所重视：“少年喜读书，事业期不朽，致君颇自许，书卷常在手。”“儿时爱书百事废，饭冷裁乾呼不来。”他的父亲还给他讲“朝制要览”，讲述自宋初以来的朝制因革，扩大和丰富他的经世认识。良好的教育使陆游不仅成绩出色，为人称誉，而且有了非同常人的见识与胸怀。

在陆游少年时代的功课中，诗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科目。他对诗有特殊的爱好。十二三岁时，他偶然从父亲床上看到一本陶渊明的诗集，捧起来就读，一直念到天黑，连晚饭也不想吃了。他把王维的诗读得很熟，对岑参也非常推崇。

陆游是个文人，他想救国和建功立业，必须通过仕途。当时进入仕途的途径是科举擢士。宋代考试制度规定年十五以

上的举子可以参与考试。所以绍兴十年（1140年）陆游十六岁时，便以荫补登仕郎的资格去临安吏部参加出官的考试。这种考试是为恩荫子弟未仕官的人特设的，于每年三月上旬举行，当时叫“春铨”。考试内容较简单，考试及格后即可放官。陆游因儿时奔走避兵，得近文字较晚，所以这次出官考试未中。

陆游归来后，发愤读书，十七岁外出从师，从云门鲍季和先生受业，早出晚归。这年他专攻诗文，只是苦无心得，无所进展。这时，他结识了江西派大诗人曾几，给他的生活和创作带来重大转变。

曾几（1084——1166年）字吉甫，祖藉赣州，徙居河南。他曾隐居江西上饶城北茶山寺，故号茶山居士。死后谥文清，故陆游也称他为曾文清公。曾几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诗人、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属于抗战派。他的哥哥曾开任礼部侍郎时，一次与秦桧发生争执，拂然说：“主上以圣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圣之所听闻。相公当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一至于此！非开所敢闻命。”秦桧老羞成怒，罢了曾开的官，连带曾几的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的官也罢免了。

曾几罢官之后，去山阴拜访陆宰，陆游遂得与曾几相见，并为其所赏识，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道若九达衢，小智妄凿穿。所愿瞻德容，顽固或少痊。公不谓狂疏，屈体与周旋。骑气动原隰，霜日明山川。匏系不得从，瞻望抱惆悵。画石或十日，刻楮有三年。贱贫未即死，闻道期华颠。他时得公得，敢不知所传。”可见曾几对陆游影响之大。

曾几教陆游作诗，要以现实生活出发，不要停留在蹈袭摹仿前辈诗人语句的水平上。同时，把吕本中的“养气”说传授给了陆游。养气说最早是孟轲提出来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气在这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境界，外化为人的气质、风貌。反映到诗文中，就是一种气势、风格。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谓人的秉赋有阳刚阴柔，不可力强而致，文气决定于先天。吕本中则主张文气决定于后天的社会教养。一般来说，人的精神境界和气质是后天养成的，但早期家庭影响更重要，而这往往难以考察而易为人所忽视。至于社会教养、社会经历，主要起定型和强化的作用。比如陆游，生于一个爱国志士之家和书香门第，便兼具了文人气质和志士胸怀。他后来接受王炎邀请从戎南郑，强化了他心中早有的壮气，也强化了他诗文的那种豪放气势。如果陆游仅仅是从曾几那儿接受养气的理论，那对他诗歌创作并无多大帮助，作为理论不能帮助他养气。正因他在奔走奋进的历程中涵养其气，有了广阔的视野和胸怀，笔下自然纵横驰骋气势浩然。这样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养气说的真谛：“绝知涵养与人别，吐气如虹失衰志。孟轲浩然正应尔，当比区区养梨枣。”

曾几教陆游作诗要注意大众化，力避生硬，做到圆熟而合律令，不要奇僻，做到平夷通俗。“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这与杜甫的“晚节渐于诗律细”和“只把平常话做诗”是一致的。所以陆游之诗“清新刻露，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曾几的教导颇有其功。

曾几教陆游学诗要严肃认真、勤奋刻苦。“学诗大略似参

禅，且下功夫二十年。君要亲尝狮子乳，法须尽吐野狐涎。”江西派论诗，往往用参禅来比喻，因为参禅是由渐悟达到顿悟的，其间有一个艰苦积累的过程。诗歌艺术的提高，不是几句指点、教导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训练、揣摩，熟能生巧。陆游秉承师训，“诗以无日不吟，故体多圆熟”。不过，圆熟的诗与好诗尚不能相提并论，前者只是技巧和形式上的成功，好诗的意境来自对生活和事物的深刻体验和精确把握，然后才借助恰切的形式与高超的技巧塑造出来。而许多生活体验不是刻意可求的，是认真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得来，名句佳篇，虽赖有心人，也是妙手偶得之。陆游每日必吟，刻意求诗，诗不是生活的自然结果而成了主观目标，自然难出太多好作品。陆游到老也不满意自己诗文上的成就：“予昔从茶山，辱赏之语妙。文章老不进，憔悴今可吊。”“天遣放翁老不死，茶山钵袋未曾传。”这固然体现了他的自谦和认真的态度，但就其本心而言还是有感而发的，他诗歌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即就佳作的绝对数量而言，比之李、杜、苏也有明显差距；再就其佳作的绝对水平而言，《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书愤》、《游山西村》、《沈园》、《卜算子·咏梅》、《钗头凤》等，论气势略逊《蜀道难》、《念奴娇·赤壁怀古》、《望岳》，论情辞婉约略逊《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论语气顿挫、音韵和美，也找不出杜甫《登高》、《蜀相》这样的极品。总之，陆游诗作在上述各方面都超出了一般诗人，可都欠那么一点点火候，这与他的过勤、刻意强求是很有关系的。其实，说到“圆熟”，也只是相较江西诗派险僻生硬而言，他能化险为夷，但择字炼句还没做到杜甫那样以平常话入诗。曾几不是非常杰出的诗人，

他在理论上是对江西诗派偏僻理论的矫正，陆游从师于他，纵使青出于蓝许多，也还是受了限制，这是毋庸讳言的。

曾几不仅教给陆游作诗理论，也教他如何欣赏、评论作品。这对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曾几论诗非常精到、细致。一次他对陆游说，徐俯拟王安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之意而作“细落李花那可数，偶寻芳草步因迟”之句，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徐俯专学陶渊明。陶渊明的诗都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苏东坡知道这决不可以易为望，望是有心，见是天意。徐俯觉得“细数”和“缓寻”都是过于留意于物，所以改了一下，寓意而不留意。曾几的话表明了这样一条诗学规律：融情入景，寓意于物，让景物本身显示作者的情意而传达给读者，而不是作者站出来对读者说话、抒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者退隐到文本之后，零度介入，这样才含蓄而韵味深长。不过陆游的大多数诗是直抒胸臆的，以外在的强烈补内蕴的不足，难怪他老来自叹“我昔学诗未有得”了。这不是悟性的问题，而是陆游心太高，太浮躁，急于表白，而且表白过多，因声即景随意而为，所以大多数诗作缺乏深度，意境空虚。曾几指出王安石的弱点说：“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公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王安石这样热衷政治的人，重于思考不重感悟，所以不易做到情与境合，理因物出，而常常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陆游心性与王安石相似，做诗也有同样的特点。这对做诗来说是一种损害，但宜于为文，尤其是政论文。记事、说理也能容许这种直白的强烈的表白。所以王安石、陆游的文章成就都很高。只是陆游作诗甚多，成就也不小，所以掩盖了他文章的成就。

陆游名义上是江西诗派的传人，他也自始至终把曾几视为恩师。但他在成就上超过了江西诗派的所有人，包括曾几。之所以能青出于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江西诗派的许多理论不是盲目接受的，而是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有借鉴又有创新。他对江西诗派的蹈袭前人、字字都问来处颇不以为然。《老学庵笔记》中专有一条嘲笑时人解杜诗是“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作诗“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对以苦吟著称、专事推敲雕琢的孟郊、贾岛也给以嘲笑：“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君看郊与岛，徒自残其生。”不以生活为诗，而以诗为生活，这正是黄庭坚的大弊。今天的许多作家，一作成名而为家后，以创作为生活内容，为追求为寄托为手段为目的，却没了真实的生活基础，于是才气渐竭，徒有虚名，也是一个道理。既要雕琢，又要丰富的生括原料，偏于一端就出不了好作品。陆游不屑于贾岛、孟郊的苦吟，他自己在炼字上似乎又欠了点功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的名篇佳作在全部作品中比例不高，当是妙手偶得，而非功夫到家。

陆游不仅向曾几学诗，也向他学做人。曾几作为抗战派的爱国志士，其人格也给了陆游良好影响。曾几为官清正，不置家产。陆游一生也是以国事为忧，从不做个人的营生打算。老年住着破旧的草屋，还说“清贫尚愧茶山在，送老湖边有把茅”。曾几与陆游既是师徒，又是知音、忘年好友。他常写一些抗金诗篇与陆游唱和，如《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寄》：“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